

青年王明道的信仰轉折 (1915-1924)¹

陳智衡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王明道被喻為二十世紀三大中國教會領袖之一，他的信仰思想對今天的華人教會影響深遠，今天不少華人教會仍離不開他的影響。王明道在監獄中度過人生的二十三年，他於 1991 年 7 月 28 日離世，享年九十一歲。² 熟悉王明道生平的人，皆知道王在《五十年來》曾記載自己整個家庭是北京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以下簡稱「倫敦會」）會友，積極參與關心國家社會的基督教青年會活動（YMCA）。後來他到了長老會的學校任職老師，並因浸禮問題而離開了該校，亦等同於離開了當時的主流宗派教會系統。之後王明道跳到另一信仰系統，嘗試在五旬宗背景的使徒信心會追求信仰，後來亦因守安息日問題到復臨安息日會聚會。王明道因為工作而離開家庭，即成長中的情感和信仰支援羣體，獨自在外邊工作，當面對迷惘之時，那就成為王明道信仰人生的轉捩點。

¹ 本文曾發表於「建道神學院、神召神學院之學術交流會：社會參與·靈性·靈恩研討會」（2018），後再加以修訂。

² "The House-church Leader Dies," *Christian Today* 35, no. 10: 52.

本文主要探討王明道從大公教會傳統轉到保守信仰的原因及問題所在。故本文主要使用早期王明道日記原稿和回憶錄，以重建他何以在短短數年間有如此重大的信仰轉向。探討王明道這位青年基督徒知識分子於面對人生迷惘階段，如何對西方差會宗派教會累積不滿，而又開始接觸神學的多元性。若教會領袖未能在當刻解決他的疑惑，他就會被第三方拉走或自行尋找出路。

二 本土基督教與復原主義

自馬禮遜把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後，各國傳教士相繼來華建立教會及傳教事業。在十九世紀晚清時期，中國教會面對民間反教和教內吃教者等問題困擾，這些因素都使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緩慢。然而，傳教士的數目和影響力始終有限，所以培訓本地華人傳道來協助福音工作是傳教士必須做的事。每當發現可培育的華人信徒，傳教士就會推薦他們升學，甚至修讀神學、醫學或教育等，冀望這些信徒畢業後可投身教會的傳教事業。職是之故，在差會宗派系統中，華人信徒必須通過傳教士才可以投身於傳教事業。華人信徒欲走自己的路，不想在差會宗派系統下實踐理想，就得另辟蹊徑成立新教派的基督教會。

二十世紀初五四運動等國家大事發生後，中國民族主義急速升溫，反西方帝國主義的情緒愈來愈高漲。基督教被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故此被國人猛烈評擊。至於教內，在民族主義抬頭的大氣候下，不少華人教牧或信徒對原來的西方差會宗派教會皆感不滿，選擇離開及另起爐灶，建立自己的獨立教會或傳教事業。³

³ Richard R. Cook, "Wang Mingdao and Chinese Church," in *Contextu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 Evaluation in Modern Perspective*, ed. Peter Chen-Main Wang (Germany: Sankt Augustin, 2007), 212;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40。

這些本土色彩濃厚的華人教會領導，連曦指出他們大部分都是不得志的半知識分子，有若干學歷知識，而且不滿當時的主流宗派教會。⁴ 他們本來都是在主流宗派教會系統內，但最後卻選擇離開。他們離開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為沒有被傳教士選上，走不進教會的傳教事業培訓系統；有的不想屈居傳教士之下，所以欲擺脫傳教士及教會控制，另起爐灶，開拓自己名下的事工；更有的是對基督信仰有自己的理解，認為主流宗派教會已經變質，失去了耶穌基督所傳下來的真理。這些華人信徒無論是自己選擇或被迫走此路，都不再受差會宗派的教義和教制所約束，所以他們皆徒手解讀聖經，自行演繹基督教信仰，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傾向的本土基督教亦因此而出現。他們認為聖經上的初期教會才是最完美的教會，但這二千年教會歷史卻在教會內加添很多「人間遺傳」，導致教會疲憊不堪。故此當務之急，就是要把一切人間傳統剔除，恢復聖經中早期教會的原貌。⁵ 在二十世紀初的本土派教會領導，不少也是有復原主義傾向的教會領袖或奮興佈道家。王明道亦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他離開主流教會後，曾短暫投入五旬宗教會，之後再獨自出來開闢新天地。王明道這信仰轉變，或多或少顯示出當時復原主義的華人教會領袖如何被孕育出來。

⁴ Xi Lian, *Redeemed by Fire: The Rise of Popular Christian in Modern China*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38-39.

⁵ 梁家麟指出，復原主義者「相信一世紀的使徒教會已為千秋萬世的教會樹立了充分的，必須的楷模，歷代信徒只能遵照初期教會的格式體制而行事，不能妄事更張，改變祖宗法制。復原主義者更宜稱，初期教會不僅為後世垂示了教會信仰與實踐的正確模式，更確立了發揮福音效力的獨一無二的法則：教會恪守其原型與福音的有效傳遞，兩者是不能分割的。今天教會之所疲不能興，無法在社會中發揮影響力，乃由於歷代信徒逕自添加了許多，『人間遺傳』，信徒不再依靠聖靈的大能，聖靈亦不願意在這個混雜不純的教會中施展能力。因此，復原主義者主張教會必須摒除一切人間遺傳，恢復初期教會的規模，除了有維持信仰的純正性之考慮外，亦有實用性主義的關懷在其中」。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頁 60。

三 王明道的信仰成長

王明道在《五十年來》的回憶錄中，記載自己在北京的倫敦會長大，父母都是倫敦會會友。王的父親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任職，但因父親在義和團之亂中離世，故此他出世後就與母親和姊姊相依為命。王明道一家從倫敦會處領到滿清政府的賠款，於是在北京購置房屋居住，把餘下房間分租以幫補生計。⁶ 因着他們一家都是倫敦會會友，故此王理所當然地跟隨母親到北京的倫敦會米市教堂聚會。⁷ 王明道在倫敦會成長，入讀倫敦會開辦的萃文初等小學。王明道回憶那段時間時說，他雖然時常參與教會聚會，但他回憶那時的感覺是厭煩和令人頭痛的。後來因一位基督徒學長向他分享基督信仰，王的行事為人才開始慢慢出現變化，並在 1914 年在倫敦會受洗。⁸

王明道接受洗禮後，積極參與當時的教會和基督教青年會活動。基督教青年會(YMCA)自 1895 年在中國設立組織後，各省市紛紛成立地區青年會組織。中國青年會組織分為「城市青年會」和「學校青年會」。「城市青年會」的對象是居住在城市的上流人物及其子弟；而「學校青年會」的對象是學生，因學生被視為「未來國民之預備」。⁹ 青年會的宗旨是「促進中國的青年會與世界的青年會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幫助未設青年會的城市和學校創立青年會；幫助青年對基督有真實信仰」。隨着青年會的發展，青年會逐漸形成數個主要的事工部門。青年會全國協會就有演講部(Lecture Department)、體育部(Physical Department)、道德部(Religious department)、編輯部(Editorial Department)、學生部(Student Department)、巡視部(Inspection Department)和庶務部

⁶ Lesli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London: OMF, 1973), 100-102.

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9 年 1 月 12 日。

⁸ 王明道：《五十年來》七版(香港：晨星，1982)，頁 14～15。

⁹ 范子美：〈基督教青年會事業〉《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14)，頁 93～95。

(Business Department)。¹⁰ 1913年，全中國共有29個「城市青年會」，會員11,300人。而「學生青年會」共105個，會員人數亦有3,876人。¹¹

早期青年會重視街頭佈道，上海青年會更創立市場播道會。¹² 可是，當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青年會開始關心中國社會及救國等問題。穆德(John R. 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應青年會邀請來華舉辦巡迴佈道會，他們二人的演講皆受熱烈的歡迎。穆德在北京演講後，北京青年會的聖經班由十人增加至五百多人。¹³ 至於艾迪，他被認為崇信社會福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演變為基督教社會主義者。¹⁴ 因艾迪針對當時國人最為關注的救國問題，故此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產生前所未有的興趣，為教會吸納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而青年會辦的研經班，也無法避免傾向政治方面的應用。¹⁵ 北京青年會舉行多個基督教與社會時事講座，例如「耶穌的資本觀」、「聖誕與人類的關係」、「基督教與救國」、「基督教與中國的未來」、「基督教與貧窮的根源」、「工人經濟與教育」等。¹⁶ 這些演講既富時代性，演講者亦是中外知名領袖，故此吸引不少關心國家社會的青年參加。因此，有學者更把基督教青年會定位為屬於社會福音路線。¹⁷

¹⁰ 左芙蓉：《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北京：宗教文化，2005)，頁69。

¹¹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本土和現代的探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8)，頁31、34。

¹² 張志偉：《基督教與世俗化的掙扎：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研究(1900—1922)》(台北：國立台灣大學，2010)，頁216～217。

¹³ 左芙蓉：《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頁85。

¹⁴ Kevin Xiyi Yao,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Amo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920-1937* (US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42.

¹⁵ 張志偉：《基督教與世俗化的掙扎》，頁115～117、119、127～130。

¹⁶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頁27～28。

¹⁷ 左芙蓉：《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歷史研究(1906—1949)》，頁19～20、354。

王明道受洗加入教會後，積極參與基督教青年會不同的演講會，例如「青年應世之方針」、¹⁸「青年之本份」、¹⁹「預備為成功之母」、²⁰「已查經之閱歷」、²¹「各人佈道之精神」、²²「涵養靈生之條件」等。²³而中外著名講者有張伯苓的「中國今日之宗教」，²⁴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的「美人之感帝恩」²⁵及「華工狀況」²⁶。此外，王明道亦曾在青年會聽丁立美牧師分享「耶穌與世人之關係」，他聽後感到「痛快淋漓，頗足發人猛省」；²⁷當王明道聽余日章分享「中國之教育，外國之教育，我國教育之調查」後，他亦表示「津津有味」。²⁸

當然，對王明道影響較大的，絕對是倫敦會莫屬，當中尤以米市堂的牧者高誠齋和萃文初中校長金修真（Thomas Biggin）影響最多，而後者比前者的影響更大。在王明道日記中顯示，王在學期間時常與金校長談道。金修真對他十分器重，更曾應允為他籌款到英國留學。²⁹這時期的王明道，絕對與其他熱心追求信仰的青年信徒無異，亦被傳教士認為是可造之才。

¹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5年2月7日。

¹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6年4月30日。

²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7年4月22日。

²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6年3月19日。

²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7年11月25日。

²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8年3月17日。

²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5年1月31日。

²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8年11月28日。

²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9年1月12日。

²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7年4月23日。

²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5年12月9日。

²⁹ Thomas Alan Harvey, *Acquainted with Grief: Wang Mingdao's Stand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in China* (USA: Brazos Press, 2002), 19.

四 信仰路線轉變的原因

(一) 不滿教會情緒累積

王明道的信仰和人生的轉捩點，是他離開母校出來工作之後開始的。當王明道中學畢業後，讀了一年預科，卻因不願離開母親遠去山東濟南讀書，故此曾苦苦哀求一位在大學的傳教士讓他作為本科生升入燕京大學。可是這名傳教士拒絕，王明道向他發了一通怒氣，認為這傳教士看輕了一位上進的基督徒學生。³⁰ 這求學之路遭到挫折的傷痕藏在王明道的心中，他失去入讀大學的機會，於是在 1919 年 9 月到河北保定的長老會烈士田小學任職老師。從此，王明道最終也要獨自離開自幼成長的北京，不單離開母親和家庭，也離開了一直指導他信仰方向的金修真校長和母會倫敦會米市教堂。而談道的對象再不是比他知識豐富的前輩，而只是他的同輩，甚至是後輩而已。這時期十九歲的王明道，一方面可以形容這改變是他獨立思考成長的契機，但另一方面，亦表示他暫時失去了他所信任牧者前輩的信仰導引。

王明道由學生變成老師，立即把昔日成長熟悉的東西引入該校。他入職後一年左右，就開始積極為學校籌組青年會，³¹ 憑着過往參與青年會的經驗，³² 可以說是完全迎刃有餘，甚至自己可以設計出整個學校青年會的籌備程序。由策劃、推動到籌備等，王明道一直也是主力成員之一。³³ 在這時期，王明道亦十分留意主流教會的最新動態，例如他不時為當時有名的「中華歸主運動」祈禱就可見一斑。³⁴

³⁰ Lian, *Redeemed by Fire*, 113.

³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3 月 21 日。

³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7 年 9 月 9 日。

³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4 月 11 日。

³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3 月 17 日。

然而，王明道在此時亦開始對教會漸感不滿，他不時與友人討論「教會中人腐敗之故及關係」，並萌生出教會必須要改革的思想。³⁵ 在二十世紀初，西方的社會福音派思想被傳教士引入中國，適逢當時中國社會動盪不安，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興起，不同的救國思想理論成為國人熱衷學習的對象。當時不少基督教會積極提倡社會服務和改造社會，好讓民眾接受基督教可以貢獻中國社會的，基督教青年會就是其中的代表組織。³⁶ 可是，這些理論在王明道眼中是有違基督真理，他對教會側重社會層面的思想，更感不滿：

為基督徒者，多羣重於物質，反棄心靈界而不顧言社會服務、宣佈聖道，而所行則求利求名，求利樂安逸，求浮華奢侈，誥之則曰人生行樂耳，克苦損身是大愚人也。吁，彼等蓋未知欲從我者必負苦架之語耶，抑知之却不能行耶？今之教會只重皮毛，毫不顧心靈之實際，予知吾主必將嚴責之曰：「你假冒為善盲目之法利賽人，禍哉禍哉！」然則起而矯正之而效吾主之行者，將為誰哉？³⁷

1920年6月，王明道曾參與一個青年會的夏令營。該營會的小組查經課本是《基督改造社會之程序》。營會講座題目分別有誠靜怡的「中華歸主運動的真義」，徐寶謙的「吾人對於我們今時之貢獻」，³⁸ 也有樂靈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的「基督為近世之領袖」，³⁹ 以及步濟時（John Stewart Burgess）的「吾人如何利用夏令會之所得以服務社會」。⁴⁰ 然而，當他聽見有青年人在營會中有得着，他就為這些人被

³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19年11月23日；12月31日。

³⁶ 趙曉陽：《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頁139。

³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6月27日。

³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6月28日。

³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6月29日。

⁴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7月5日。

迷惑而心痛，但自己卻幫不到他們，⁴¹ 在營會的分組討論中，他更以「保邑搗亂」來形容自己在小組內所作的一切。⁴²

除此之外，社會服務中另一引起王明道所不滿的，就是有關金錢的問題。他認為很多教會為了救濟婦女而攫錢，而毫無真理和基督徒之行為。⁴³ 王指出，若信徒依據人的救助而不仰賴天父，那是十分悲哀的事。教會腐敗之一，就是「辦救濟會而待貧富者不同」，王認為這罪差不多與聖經上所記載的法利賽人一樣。⁴⁴ 王明道進一步批評教會領袖，認為大多是「為舉基督之旗而為魔奴者」，⁴⁵ 教會和信徒都是被「罪惡叢藪魔鬼奴役」。王認為上帝公義是永遠存在的，他深信上帝會呼叫人為真理與罪惡爭戰，而應召者就是他自己。⁴⁶ 改革教會，撥亂反正，這使命感逐漸在王明道心中孕育出來。

(二)成立學校青年會的壓力

烈士田學校青年會的成立是由王明道所一手策劃的，但青年會的財政問題卻使王承受着十分大的壓力。1920年10月7日，王明道被選為青年會會長，⁴⁷ 所以有關籌備青年會成立典禮的事情，他更是責無旁貸。不過這些工夫卻增添王不少壓力，他形容「俗務冗繁仍不能多得靜修之工夫，吁是可悲」。⁴⁸

11月20日，烈士田學校青年會成立當天，王明道自言「余則自朝迄暮無片刻之餘暇，東西奔走力盡津出矣」，這可見他對這成立典禮全

⁴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7月4日。

⁴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7月5日。

⁴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7月19日。

⁴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7月20日。

⁴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9月26日。

⁴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6日。

⁴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0月7日。

⁴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17日。

然付出，東西奔走，竭盡所能。⁴⁹ 為了招待出席成立典禮的來賓，王於是向學校借貸購買食物，並計劃待典禮完結了後才募捐還債。王以昔日在萃文青年會的經驗，本以為募捐是十分合理的事。可是當他聯同青年會職員進行募捐時，卻感到有問題。⁵⁰ 他認為「捐納奉獻而求人之稱譽，此真巨失也」，所以還未至泥足深陷的時候，應盡快糾正過來，並立志「今後終身布衣」。⁵¹ 王明道更進一步認定「富者若不肯舍所有而為貧者，決不能入天國」，⁵² 他後悔參與籌備成立青年會，認為這是「為名而創辦青年會」，他認為這既非必要，亦沒有徵求得上帝的旨意。但典禮所花的款項甚多，所借的款項亦不能不還，募捐的話，卻又感到被聖靈責備。在這進退兩難的局面，他感到這是極大的教訓，也為此感到後悔。⁵³

（三）靈性低落與尋出路

王明道失去昔日的信仰支援，加上對教會現況不滿，以及成立學校青年會的繁瑣工作與財政壓力，這些因素累積起來使他信仰狀態一直持續低沈，從而不斷渴望有從神而來之感。他表示自己「缺少天父之靈感，進修乎則無味，助人乎則無力，演講乎則不知所云」。⁵⁴ 他認為自己正處於「無力勝人，又無力以策己」的魔鬼試煉。⁵⁵ 在渴望聖靈之感的狀態下，王明道更希望透過禁食祈禱來求靈感。⁵⁶ 可是，這靈性低落狀態持續一個月仍沒有多大變化，他形容自己「全日之間余心中恍惚若

⁴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20日。

⁵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47～48。

⁵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21日。

⁵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8日。

⁵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9日。

⁵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7日。

⁵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23日。

⁵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1月26日。

有所失，直不知生活尚有快樂意趣，靈修則覺毫無意味，祈禱不誠讀經乏味，嗟乎嗟乎余心身疲弱至極，余靈性且將沈淪矣」。⁵⁷ 王明道對自己狀態甚為不滿，可是他苦無出路，昔日信仰所教導的方法，彷彿都失去效力。

聖誕前夕，王明道躊躇是否應參與聖誕節的詩班活動。當他看到教會忙於籌備聖誕節的活動的時候，卻認為教會為這些東西忙碌是沒有意義的。王感到「為重形質之事耗時多而收效寡，為重精神之事費事少而收效宏，孜孜碌碌籌備聖誕之事有何益者，何如導人而拯迷乎，今後余始知重形勢之害矣，然則歌詩何為開會何為，往求真理近天父拯迷羊可矣」。⁵⁸ 在此刻，王明道對教會總是看不順眼，總找到他反感厭惡的地方。在這不滿情緒下，舊信仰經驗知識無法幫助他跳出困局。可是，這時王明道剛好接觸到新的信仰觀念和羣體，從而讓他找到可以委身的新對象（使徒信心會），他選擇跳船與否，只是時間問題。

五 離開主流宗派系統

王明道在不安和對教會不滿的狀態下，因認識了屬於使徒信心會（以下簡稱信心會）的同事張子安而出現信仰轉捩點。自 1920 年 11 月 20 日青年會成立典禮後，王明道就時常與張子安談道，王更形容「愈談而興愈濃，覺獲益甚多」。而且張子安亦會對王明道直接指出他的言行問題所在，這都使王明道喜歡常與他一起的原因。⁵⁹ 張對王的關鍵性影響，就是張分享他原是在長老會受洗，後來卻在北京使徒信心會再次接受浸禮。因王一直在倫敦會體制下，故此只認識灑水禮，而不知道

⁵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15 日。

⁵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22 日。

⁵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1 月 22 日；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49～50。

有浸禮這回事，更不會想到有沒有需要重浸等問題。張解釋他再受浸的原因，是因着耶穌和門徒都是這樣作的。⁶⁰ 然而，這消息對王明道有着極大的刺激，於是他立即開始研究「真正之洗禮及聖靈感人問題」，並認為「真理當努力追求」。⁶¹ 王明道回宿舍查考聖經，那刻他發現昔日讀過多次的經文，也是說受洗在水中的，可是自己一直讀不出「浸」的意思。這樣，王明道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要照聖經記載一樣受浸一次。而且王亦質疑自己昔日在倫敦會洗禮的有效性，他認為那次洗禮只是按教會規矩洗而已，卻並不是按神的真理來洗，所以基本上他認定自己昔日的洗禮是無效，是有重浸的需要。⁶² 王明道認為「人非從水及聖靈生者則不能入上帝之國」，所以他理解為洗禮和接受聖靈是進入神國的必要元素。而當時王明道感到信仰疲乏，那是因為他雖然受了水禮，可是卻未曾領受聖靈。如此，他那時所經歷的信仰低沈狀態，那就得到解釋了，所以他認為更需要走再洗這一步。⁶³ 王明道在烈士田學校認識了張子安，在張的引導下徒手讀經，這打開了王獨立思考及反叛的根，並開展他自行探索信仰的道路。

據王明道所憶述，他把受浸的想法向學生分享後，就引起長老會的長老關注。⁶⁴ 面對與長老會的異常緊張的狀態，王明道知道再這樣走下去，彼此關係誓必更白熱化，他在祈禱中表示：「天父歟僕不知前途當若何行，惟恐誤入岐途，故今願求父示余以當行之路，僕願完全服從，祈父之靈感余，以父之手導余，助余近父。」⁶⁵ 明顯地，王明道認為自己是走在正路上，所以需要從神而來的幫助堅持，這才可以親近神。而開啟王明道思考的張子安，不久被教會人士羣起而反對他，王明道認為

⁶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50。

⁶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30 日。

⁶²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50。

⁶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11 日。

⁶⁴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50。

⁶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16 日。

這是張子安為真理而戰的事。⁶⁶ 王形容這是劇烈的戰鬥，亦不知聖經與魔鬼誰勝誰負，他不斷向神祈求自己不要誤入歧途，不要抵抗神的旨意。⁶⁷ 1920年12月19日，張子安突然被校長辭退教席，並令他翌日離開。明顯地校長是想快刀斬亂麻，杜絕張子安再有任何機會對師生有所影響。張子安突然被校長辭退教席的消息很快被學生知道，有三位學生告訴王明道，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都到北京受洗。而王明道翌日在火車站送別張子安回北京時，⁶⁸ 向張表達說：「我也準備犧牲」，並希望張介紹人為他施洗。⁶⁹ 張子安這事件，並沒有讓王明道膽怯，反而更讓王明道下定決心要為信仰付上代價。

張子安離開後，學校明顯希望向學生重新灌輸信仰知識，故此有兩位長老會的長老到學校早會分享，主要目的是反駁張子安所帶來的影響。據王明道所說，這些長老表示：

聖經固然是我們應當信的，但我們信它的時候必須挑選那些好的去信。好比我們吃魚，只能挑牠的肉吃，絕不能連骨帶刺都吃下去。

信道固然要緊，但我們既活在這世界上，就應當看世上的事比信道更要緊。人在世界上就不能完全。

耶穌受洗確實是在約旦河裏，但那並不是他全身都下到水裏去，乃是耶穌半身站在水中，施洗的約翰用手捧一把水撒在他的頭上。

某處天主教堂有一張古畫，畫着耶穌立在河裏，約翰用水撒在他的頭上。⁷⁰

⁶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17日。

⁶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19日。

⁶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20日。

⁶⁹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0。

⁷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0。

王明道對這些言論甚為反感，王更形容他們是「偽善之法利賽人文士，嘖輩於人前閉天國之門，己不入又阻欲入之人」。王更指出若聖經中有損人之刺，那人就會重視世界過於真道，他當時驚訝這兩位長老竟如此表達。⁷¹ 而另一位周長老在早禱中，說「聖靈之無用」，那更使王心痛。⁷² 這兩位長老明顯是努力拆解張子安所傳遞給師生的信仰觀念，這對於已站在張子安一方的王明道來說，他聽起來一切都不順耳。在往後數天，找王明道討論信仰的學生雖然不斷增多，⁷³ 但王明道形容自己是正活在「大試煉之中」，因為他知道若堅持己見，就等於與學校反目。不過，王最終認為他要「完全奉獻完全服從」，所以在新一年的開始就會有所決定，並將這「新生命願完全交託父手」。可見他對未來改變既擔心又期待。⁷⁴

1921年1月1日，王明道決定領受水洗（浸禮），這決定對他來說甚具意義，因為他認為這是犧牲自己及地位的重要決定。⁷⁵ 王到學校的主任教員王古芳處，⁷⁶ 向他分享自己得到真理，而且更讓王古芳知道自己與數位學生將一同受洗。王古芳大為震驚，立即忠告王明道「慎勿入迷」。王明道憶述說，他自己聽到王古芳所言後有所動搖，自己又擔心地位不保。王明道形容這是受魔鬼所感，聖靈不降臨。數小時後，校長柯牧師與王古芳到王明道處談使徒信心會的事，表示若王明道選擇受浸，便請他立即離校，受浸學生也需退學。柯校長表示捨不得王明道離開，所以希望他考慮清楚。若王選擇不受浸，學校是歡迎他繼續任教的，否則只會得立即離校。⁷⁷

⁷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21日。

⁷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22日。

⁷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26日。

⁷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年12月31日。

⁷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1日。

⁷⁶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1。

⁷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2日；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1。

學校感到不少學生被影響，王古芳在1月4日早會崇拜中公開發戒學生勿受迷惑。而柯校長亦到王明道處，詢問王最終的決定。王明道表示他仍然選擇受浸。柯校長表示王明道既然這樣決定，那就給予王五元作路費，並要求他立即離校。柯校長明顯是為了避免夜長夢多，故此快刀斬亂麻，要求王明道立即在晚上離開，避免學生再受王的影響。⁷⁸ 可是因時間太倉卒，王明道要求翌日才離開，並承諾不會主動邀請學生來，但不會阻攔學生主動與他道別。學生收到王明道被逐出校的消息，就接踵而至到王明道處，王與學生分享那是為神的緣故而捨棄一切的。翌日，學校亦作出正式公佈，表示王明道先生要受浸，故此校方請他離校，若學生有意跟隨受浸，也可以立即退學。最後有五人表示退學，其中四位表示會受浸，而另一位石天民基於與王明道已建立了相當情誼，所以亦選擇自動退學，後來成為王明道建立教會的重要伙伴。⁷⁹

長老會如此激烈反應，那是因為長老會數處鄉間教會受到信心會傳道人和信徒的影響而出現紛爭，教會受到極大的破壞。而與張子安和王明道接觸的朱鼎臣亦是信心會的傳道人，故此長老會學校自然對張子安和王明道有着極大的戒心和封殺。⁸⁰ 當知道王明道信仰突變後，為了保護學校緣故，那就勢必要盡快除去王明道，免得使徒信心會在長老會學校的影響力壯大，步那些紛爭教會的後塵。後來王明道回北京老家後，王古芳若到北京開會，亦曾專程探望王明道，並再次討論洗禮問題。⁸¹ 這可見王古芳與王明道的情誼非淺，只是信仰立場不一樣而已。

⁷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4日；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106。

⁷⁹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3～54。

⁸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4。

⁸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2月18日。

六 王明道與使徒信心會

(一) 賁德新與使徒信心會

在王明道進入信心會的五旬宗系統後，較為影響他的是一位挪威人賁長老，這位賁長老應是中國五旬節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賁德新（Bernt Berntsen, 1863-1933）。他是挪威籍美國人，在 1904 至 1907 年間已經在中國宣教，之後在 1907 年回到美國，並在洛杉磯亞蘇薩街經歷聖靈的洗。據說他在聖靈的能力下「仆倒在地」、「被新酒灌滿」，並說起方言，當他回復說英語後，他說這代表「更多為中國」，之後他就被亞蘇薩街成員為在中國的宣教事業祈禱祝福，他亦在同年年底與十一名新成員回到中國。⁸² 1909 年，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在中國已成為一個初具規模的傳教團體，傳教士共二十六人。這些傳教士大部分只是受聖靈感召的獨立傳教士，並沒有完整的組織。⁸³ 賁德新開始時用「使徒信心會」或「信心會」，後來不斷改名，1920 年遷到梁家大院時就改為「真神教信心會」，後來改稱「神教會」。⁸⁴ 為了方便理解，筆者仍稱此教會為「信心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本土基督教會「真耶穌教會」，其創始人魏恩波和張靈生，也是接受賁德新為他們施洗，因此賁對他們二人及「真耶穌教會」的信仰發展亦有重要的影響。⁸⁵

(二) 王明道初嘗五旬宗的快樂

王明道離開長老會，確是被信心會這新對象所深深吸引，這吸引程度足以讓他改變委身對象。當王明道被逐離校前數天，王已經與信心會

⁸² 葉先秦：〈華北五旬節運動宣教先驅賁德新及其思想〉，《建道學刊》第 38 期（2012 年 7 月），頁 35～36。

⁸³ Lian, *Redeemed by Fire*, 46.

⁸⁴ 葉先秦：〈華北五旬節運動宣教先驅賁德新及其思想〉，頁 38。

⁸⁵ 下載自真耶穌教會是台灣總會網頁：<http://www.tjc.org.tw/06_about/01_about.asp>（2013 年 10 月 26 日下載）。

的朱鼎臣長老談論信仰。⁸⁶ 王明道在 1921 年 1 月 5 日正式離開長老會的烈士田學校後，暫住客棧準備回北京。翌日，王明道與五位學生⁸⁷ 在冰天雪地下一起接受朱鼎臣的施浸。之後朱就帶領他們一起求聖靈，可是沒有任何變化。⁸⁸ 1 月 7 日，朱鼎臣再與他們六人一起祈禱求聖靈，但仍失敗。於是朱長老認為因沒有詳解十誡，於是就向眾人分享有關信息。⁸⁹ 據王明道後來的憶述，朱長老是不斷叫他們喊「哈利路亞」，不斷重複直到發出混亂而不能分別的字音後，朱就表示這就是得到聖靈的「方言」。王明道雖然後來認為這是人工做的「方言」，⁹⁰ 可是其實當時他眼見除了自己外，自己學生相繼可以說「方言」，內心十分焦急。⁹¹ 最後在兩天之後，王才可以說出兩三分鐘的「方言」，⁹² 從此朱鼎臣亦認為他們六人已經得到聖靈了。⁹³ 之後王明道就安心回到北京去。基本上，朱鼎臣的洗禮觀念，亦是出自賁德新的觀念。因為賁德新曾多次以約翰福音三章 5 節說明「水和聖靈的洗」才是有效的救恩。賁認為重生就是靈洗，靈洗有「方言」的憑據，所以「方言」與重生就有着密切的關係。⁹⁴

王明道回到北京後，即到信心會探望張子安，並分享這個月來所發生的事。⁹⁵ 然而，他因為受浸之事而失去工作，而且更脫離了一直成長的主流教會系統，無論家人或朋友都是難以理解的事，這些壓力或多或少影響他的狀態。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亦難免流淚入睡。⁹⁶

⁸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0 年 12 月 29 日。

⁸⁷ 楊致廉、石天民、陳新華、閻福遜、房應瑞。

⁸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6 日。

⁸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7 日。

⁹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54。

⁹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7 日。

⁹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9 日。

⁹³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56。

⁹⁴ 葉先秦：〈華北五旬節運動宣教先驅賁德新及其思想〉，頁 47～48。

⁹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11 日。

⁹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18 日。

王明道這些日子，時常到梁家大院（賁長老家）的使徒信心會與朱鼎臣、張子安、賁長老等人談道。從此，王明道就慚慚丟棄昔日倫敦會所學到的知識，重新學習另一套他不知道的信仰內容。那時王明道視信心會才是「神的教會」，而當時亦是稱呼這教會為「神的教會」。⁹⁷ 王明道此時開始，就是被這賁長老的教導所薰陶。

（三）在五旬宗教會的信仰成長

在信心會的薰陶下，王明道踏上追求五旬宗之路。王明道回京後充分表現出他對信仰的敬虔，對教會的熱心，故此信心會在他回京四個月就已經讓他在崇拜中發言。⁹⁸ 到 1921 年 9 月 4 日，王明道更被信心會按立為長老。⁹⁹ 對於一位受浸不足一年的信徒而言，這可算是十分快的速度被教會重視，相信這亦是王明道過往有深厚的信仰知識有關。

據王明道後來的回憶，賁德新是作工程的。信心會信徒一般在大宅的會議室聚會，最多的時候有二十多人。賁長老主張不說「方言」便是沒有受聖靈，而且亦主張守第七日安息日。此外，這賁長老不信人一經悔改信主便可得救，他認為世上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他主張一個人信主後必須追求聖潔，直到他完全離開罪惡才可以得救。而且，他列出新約內八十八條罪掛在屋內，讓人每天唸這些罪惡的名字，他認為這樣就會讓人慢慢離開罪惡。¹⁰⁰

如上文所說，信心會注重超自然的行為，而能否說方言亦是洗禮有效性的重要憑據。方言是王在追求聖靈的起步點，但他在浸禮後雖然說過一次方言，但之後卻沒有再說，這難免使王明道感到困惑。然而，王在查考聖經談及有關方言的問題時，認為聖經解除了他的疑惑，還使他

⁹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2 月 28 日。

⁹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5 月 8 日。

⁹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9 月 4 日。

¹⁰⁰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67～68。

可以繼續篤信方言的教導。¹⁰¹ 可是，因王一直未能說方言的緣故，這難免讓人感到奇怪，就連張子安也寫信提醒王要快快求方言，¹⁰² 而王亦回信表示決心求方言的恩賜。¹⁰³ 然而，當他開始為別人施洗時，當受洗信徒接受浸禮過後，他必須要經過說方言一環，這樣才是完整的聖靈之洗，而每次這樣的洗禮往往刺激王明道更渴望說方言的心。例如王明道曾為一位信徒劉志清施行浸禮後，為他按手祈禱，劉竟然可以源源不絕地說方言。¹⁰⁴ 除此之外，他亦知道有信徒得到聖靈之洗後唱出王明道聞所未聞的靈歌，¹⁰⁵ 這樣的經歷，就更刺激王明道努力求聖靈之洗。¹⁰⁶ 王向神祈禱說：「父乎，僕今切求爾賜僕以充足之信，說方言之恩賜，醫予目及體上之疾使痊，使予得明安息日之真理，及未明瞭之三問題，並助予全勝諸罪」。¹⁰⁷ 然而，王明道眼見後來者一個接一個得到這些屬靈恩賜，而他卻一直祈求也得不到，難免使他出現憂抑的情緒。¹⁰⁸

(四) 使徒信心會下王明道的信仰觀點

甲 批判關心社會的宗派教會

王明道成長於倫敦會，但當進入了信心會系統後成長和學習，雖然他有時會質疑一些五旬宗派的演繹，例如他曾認為 *Speak in tongue* 譯為說方言是錯誤的。¹⁰⁹ 但整體而言，當時他十分擁護信心會的教導。

¹⁰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4月3日。

¹⁰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1日。

¹⁰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2日。

¹⁰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9月25日。

¹⁰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7月10日。

¹⁰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7月15日；1921年10月1日。

¹⁰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9月20日。

¹⁰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1月18日。

¹⁰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5月24日。

故此他一面為人為己祈求超自然的屬靈恩賜外，另一方面開足火力猛批傳統宗派為異端，敗壞信徒。例如王明道昔日曾祈禱紀念的「中華歸主運動」，此時在王眼中是不合乎真理的。當王閱讀「中華歸主運動」的通告時，他指出其中一篇文章表示「基督教如非救國主義，我全國教友當與脫教」。王認為這是假先知的話，那只是為迎合「世人愛國之心理」。¹¹⁰此外，他亦曾聽一現代派的講員說「天國即社會改良至完美之地步，耶穌為社會改革家，神之道為猶太人之舊宗教」。王認為這完全是胡言亂語，那人是太講異端信息。¹¹¹王明道感謝神使他得知使徒的教訓，他認為「末世必有屬乎血氣而無聖靈之偽先知、偽信徒，迷惑多人，亦使余能明辨而知此等人，更使余得遠乎此等人，如合父旨，余更願靠父而以此儆覺一切迷途中人」。¹¹²王對傳統基督教提出多種質疑。其中較為注目的，就是王明道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

乙 認定「三位一體」教義錯謬

王明道既然是受教於賁德新，故此王的信仰觀念被賁影響是正常的事，但王卻與賁亦稍有不一樣之處。當王回到北京後不足一個月，就認為聖經上把 God 字翻譯為「上帝」是錯誤的，應該譯為「神」才對。因為在父、子、聖靈之名三者中，只有耶穌基督是有名字，而父與靈本來就是無名。¹¹³王對父、子、靈翻譯的問題，亦延伸至否定傳統基督教重要的「三位一體」教義。1921年1月1日，王明道首次表示基督教的父子靈三位一體教義是錯誤的。¹¹⁴在往後多次與別人論道中，王也提及三位一體之錯謬，認為這只是人間之遺傳。¹¹⁵王認為父子靈

¹¹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28日。

¹¹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2月12日。

¹¹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4月14日。

¹¹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21日。

¹¹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1日。

¹¹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2日。

「三位非一體」，¹¹⁶「神為獨一而非三位一體」。¹¹⁷王直指洗禮之改變和三位一體之謬說，都是人造之異端。¹¹⁸王明道與賁德新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那可以說是典型的復原主義思想，認為這些基督教教義是人間的傳統，並非真理。

雖然王明道受信心會所影響，認為三位一體等教義是錯誤的，屬人間遺傳，但他的神論與賁德新的神論亦有不一樣之處。根據葉先秦的研究，賁德新認為真神並沒有三個位格的區分，耶穌基督就是父、子、聖靈的真名。他認為父神將祂的名賜給耶穌，所以耶穌就是真神。父、子、聖靈的一切在耶穌基督裏得到完全，耶穌就代表了父、子、聖靈。而且這位真神就是靈，耶穌的靈就是天父的靈，也就是聖靈。靈只一個，但名稱卻有三個。所以在賁德新的觀念中，真神是個靈，不受空間限制，耶穌這位真神的肉身只是暫時存在，當工作完成後，耶穌的身體就不再需要了。因此，父、子、聖靈只是名稱以及一種存在的型態，所以賁德新的神論被獨一神格五旬宗所影響。¹¹⁹可是，王明道反對三位一體教義的進路比賁德新激進得多，他指出「三位一體躋耶穌與神同等」，那是本之褻瀆的事。¹²⁰他認為「耶穌為神之子，非神亦非全能者，更非與神一體言」。¹²¹誠言，以這時期王明道的訓練和見識，他未必了解西方神學三位一體教義的內容。王只是從反對三位一體的起步點上，以他徒手讀經的知識來認識耶穌，重新塑造「他的基督教信仰」。

¹¹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8日。

¹¹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2月30日。

¹¹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1月1日。

¹¹⁹ 葉先秦：〈華北五旬節運動宣教先驅賁德新及其思想〉，頁45～47。

¹²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4月17日。

¹²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0月8日。

丙 認定主流教會為異端邪說

王明道認為「今日之異端已偏佈世界，蓋末日之險象紛呈矣」。¹²²他批評那些稱「神為靈，故無形象」的言論為大異端。因為在王眼中，聖經明顯表達神有形象，向人顯現。¹²³王明道亦表示聖經辭典內容「荒謬」，慨歎中國教會的著名人物者見解亦有謬誤之處。¹²⁴面對當時中國教會的新舊神學爭議，¹²⁵他認為兩派都不符合真道，舊派（基要派）守護着「人之遺傳異端」，而新派（現代派）則是「無神派之變像」。¹²⁶而賈玉銘的《神道學》亦被他批評有錯誤之處。¹²⁷就算有信徒加入「學生立志佈道團」的組織，但王明道亦認為他們雖然熱心，卻未領受真道。¹²⁸如筆者上述所說，他未必清楚西方神學的教義內容，故此他更沒有可能明白新舊神學所爭議的是甚麼。基本上，他努力批判現存的教會，目的是向人證明自己才是明白真理的那一位，所以其他人自然是異端或未領受真道。

對於王明道所認定的主流教會錯謬，王明道把握任何機會與人分享，這是他傳道的一部分。拯救那些被傳統教會蒙蔽的信徒，成為他的使命責任。他除了接觸舊同學和朋友外，亦會撰寫書信給逐他出校的保定校長柯牧師，表示「教會引人異端」。¹²⁹在王的拯救行動中，至親當然在他拯救名單之上。可是，王明道一家與倫敦會有着甚厚淵源，

¹²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30日。

¹²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月7日。

¹²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7月24日。

¹²⁵ 陳智衡：《合一非一律：中華基督教會歷史》（香港：建道神學院，2013），頁108～111。

¹²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6月5日。

¹²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1月1日。

¹²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1月9日。

¹²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14日。

所以其母及姊自然不會輕易被王說服。這就更令王氣憤，他認為「教會之所謂傳道，實非救人也。所可痛者，家中之人竟不能接受真道」；¹³⁰「念及家中人俱離道日遠，且將沈淪，不禁心傷」。¹³¹他更慨歎地指出：「今日之所謂基督教者，祇不過少遜于羅馬教耳。其異端，其人意之條規儀，其廢神命改經訓，其充滿世俗污穢，其黑暗，其勢力如此。嗟夫大巴比倫，神之子民其速出此」。¹³²他之後更說：

基督所傳之福音本為今世大多數人之不能領會相信不肖接收者，其眾徒本為此世所厭惡而棄絕者，是以福音之每傳至一邦必遭其國之反對攻擊，未幾有名無實之信徒混入教會，少得時機便出而迎合人心投尚時好結納富貴干預國事其終局則造成一部分之巴比倫大城福音入羅馬如其後入日耳曼入不列顛入歐洲各國莫不如是，今茲入中華百年矣，拳匪前為受迫時代所傳者尚有福音，拳匪後倚西人之庇蔭不復受迫逐漸進于第二時代矣。近年而蓋甚嗟夫巴比倫大城又增一部分工程矣。¹³³

王明道對當時主流宗派教會的印象愈來愈負面，他除了認為「有名無實之信徒混入教會」，以及義和團之亂後教會被條約保護下成為「巴比倫大城」外，王更認為這些教會「鬼魔羣集」，領袖浸淫於名利福樂中，信徒則有名而無實，整個傳教事業就像一個大商場，以神之道為貿易，以羣眾之生命為奇貨，以換取人之名利。¹³⁴他更勸戒信徒「彼勿輕從人言以，今日教會中之領袖多係為肉體之益而工作，故無從示人以真道也」。¹³⁵

¹³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2月8日。

¹³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2月9日。

¹³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2月18日。

¹³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3月26日。

¹³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月11日。

¹³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3月31日。

王明道的言論極具挑釁性，例如為一位傳教士醫生開追悼會，王卻認為信者與不信者在同一場合下表揚死者是無益的。¹³⁶他甚至認為「基督教」這名稱是錯誤的，應該用「神的教會」。¹³⁷王明道的排他性觀念，就連時常聽王明道論道的好友，也曾認為王「感受邪靈，且講邪道（浸禮及安息日）」。¹³⁸但王明道自言要把他所知道的都要宣講，不過他亦預料難以避免遭到其他教會攻擊而被驅趕。¹³⁹

當然王明道對當時教會的猛烈批評亦有其準確之處，例如他有次曾到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參與主日崇拜，講員是包宗容。據王所說，包講「天國即社會改良至完美的地步，耶穌為社會革新家，神之道為猶太人之舊宗教」。王明道聽後，即認為包宗容「胡言亂語，大講異端」，並認為他完全是不信的人。¹⁴⁰王明道準確之處，在於這包宗容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的「新中革命青年社」的骨幹分子，曾在教會內舉行學習班。據說在教堂內「每人面前擺放一本聖經，造成基督教徒傳經佈道的假象，以掩蓋外人耳目」。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新中社的骨幹，而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亦成為新中社在北京的主要秘密據點，由包宗容負責主持。¹⁴¹

當時王明道的性格剛烈，加上非此即彼的態度，他的激烈言詞自然會引來別人的反彈。王多年後回憶青年時代的自己時，就曾形容那時自己實在自視過高。他更憶述自己在信心會時十分活潑，覺得國內信主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比他更熱心，更明白真理；最少他認為北京沒有

¹³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20日。

¹³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2月30日。

¹³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1月26日。

¹³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2月10日。

¹⁴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月22日。

¹⁴¹ 焦實齋：〈新中學會與新中革命青年社（下）〉。下載自 <http://www.minge.gov.cn/txt/2008-11/03/content_2553807.htm>（2013年9月22日下載）。

敬虔的人。¹⁴²從此可以看出，王明道離開主流教會加入信心會後，雖然被引導徒手讀經，以及對信仰作獨立思考，這同樣是挑起了他反叛的根。他不斷樹立敵對對象，那亦可視為他除了想證明自己掌握真道外，亦是想證明自己可以為神付任何代價，包括為主殉道。

七 承受各方評擊

(一) 各方的勸說

王明道為了受浸而失去穩定的工作，更與主流教會系統斷絕了關係，終日在家及到信心會流連。這些行徑漸漸引來外間對他的流言蜚語，甚至認為他患了精神病，所以他心中難免感到疑惑、憂愁和恐懼。¹⁴³看着王明道長大的高牧師專程到王氏一家探望關心。¹⁴⁴對於家人而言，王明道完全受了迷惑，他曾感慨地說：

母、姨、姊等瑣瑣向之談及余受迷惑，彼且娓娓作偽証以謗神之教會，余聞之心痛如搗。¹⁴⁵

王明道家人認為王受到迷惑，除了擔心他被引誘至信仰不純正外，若王離開主流教會系統，那就意味着與整個傳教事業絕緣，亦即是失去了生活向上流的機會。加上王明道是家中的唯一男丁，家人定必把一切寄望都在他身上。故此，當知道王明道毅然離開主流教會系統，加入一個不知名、古古怪怪的小羣體，這行徑確實令家人擔心不已。首先與王

¹⁴²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85。

¹⁴³ Harvey, *Acquainted with Grief*, 20-21；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20 日。

¹⁴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1 月 28 日。

¹⁴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 年 3 月 12 日。

明道對話的是他姊姊。¹⁴⁶ 王曾勸告他的姊姊，應當盡快離開「巴比倫之人的教會」，更指出那裏是「偽信者叛道之真況」，故此「當受赦罪之洗及聖靈之洗」。¹⁴⁷ 不過，王的姊姊沒有因此而被說服，這使王明道更痛恨主流教會宗派，因在王明道眼中，他們所教導的都是異端。¹⁴⁸ 另一方面，王明道的表兄嫂認為王明道患了精神病，所以邀請王到他們家中暫住，希望藉着遊山玩水可以舒緩王的病情。¹⁴⁹ 然而，他們亦先後與王討論，主要內容相信是提醒王明道追求信仰之餘，亦要考慮在世生活的其他事情。面對表兄嫂的提醒，王明道卻堅持己見作出反駁，¹⁵⁰ 而且反要求他們悔改信主。¹⁵¹ 另有一次，王明道的表姊晨早到王家，就是要介紹王到鐵路局工作，但王卻叫這位表姊應當速悔改。¹⁵²

王明道母親眼見自己兒子本來有一份不俗的工作，卻竟然聽信他人而再次受浸，導致失業之餘，更與主流教會系統斷絕了關係，這些事情都使王母感到孩子已經被迷惑了。對於兒子回北京後終日遊手好閒，甚至對這樣的信仰追求着了迷一般。王母希望兒子盡快可以尋找工作和有穩定收入，離開信心會系統，所以就給王明道兩個選擇。第一是快快找工作，另一就是回到倫敦會母校向金校長認錯，承認自己不應當受浸，請求他們繼續資助王入學讀書。¹⁵³

當王明道母親感到無助的時候，就示將會見誠靜怡牧師，王母這舉動引起王激烈的反應。¹⁵⁴ 雖然不知道王明道為何如此反應，但王母

¹⁴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2月13日。

¹⁴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7月10日。

¹⁴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7月26日。

¹⁴⁹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2。

¹⁵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3月19日；1921年3月20日。

¹⁵¹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2。

¹⁵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3月27日。

¹⁵³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58。

¹⁵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10日。

這舉動明顯是希望求助當時是中華續行委辦會幹事，亦是倫敦會米市教會的前主任誠靜怡牧師。因着王母求助於外人，王的反應立即激動起來，而用很多話來反駁她。¹⁵⁵不久，誠靜怡師母到王家探望他們，席間誠師母表示受王母所託，為王明道尋找工作。誠師母的言詞即刺激到王明道，故此立即力辯拒絕這誘惑。¹⁵⁶王明道雖然立場堅定，態度強硬。可是他仍然是孝順母親的，故此順其意與誠靜怡牧師談談。誠牧師可算是王氏一家的牧者，甚至看着王明道長大。所以縱使誠靜怡那時應該忙於籌備召開中國教會全國會議，把中華續行委辦會改組為中國基督教協進會，¹⁵⁷但他仍然願意撥出時間與這年輕人談談話。這一來可看見誠靜怡那牧者之心，亦可感受到王母對兒心的擔心程度，連誠靜怡也願意嘗試幫忙。王明道與誠靜怡足足對話了五個半小時，由上午十一時半至下午五時為止。王先分享他決定受浸和自己得着真道的經過，之後他們二人就進入論道的時間。在王明道的眼中，誠靜怡「所談對於相信得救之事太少，而注重於此必朽壞之世界者多，故所論多側重於世界，且以遵神之命較輕於求世人之便」。不過，誠靜怡最後對王的忠告，表示不應以數條道理來摒棄多人於門外，當時誠提出這點確實刺激到王有所思考，¹⁵⁸可惜是對他往後的發展卻沒有多大的影響。

(二) 其他批評聲音

王明道除了被各方善意勸說外，他或多或少也受到若干的評擊。王沒有工作，故此如何生活是一大問題。王回到北京後，時常到使徒信心會與不同的人談道，有次賁長老因知道王的經濟需要，就給他數十元作生活所需。¹⁵⁹這對於一直心高氣傲的王明道而言，是難以接受別人幫

¹⁵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13日。

¹⁵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24日。

¹⁵⁷ 陳智衡：《合一非一律》，頁62～75。

¹⁵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8月25日。

¹⁵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2月28日。

助。不過礙於現實需要，故此才接受這些金錢。然而，他卻立志說「傳福音者藉福音以養生，原合於理，但如主許吾，則吾以榮主且示人以良範，故寧克苦工做以得食」。¹⁶⁰可是，當時王明道內心是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不希望以福音養生，並且想「寧克苦工做以得食」。可是若他找工作的話，那就代表認同親友的勸說。所以，他此刻進退不得，惟有維持原狀。如此，使徒信心會或傳教士亦先後給予王明道金錢，以幫助他生活上的需要。¹⁶¹因此，這就成為批評者認為王明道是接受別人金錢資助的。¹⁶²

另一方面，因信心會沒有任何體制組織，故此當王明道被按立為長老後，就四出為不同信徒施行洗禮，這大大觸動傳教士的神經。他在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期間，接受邀請到河北滄縣、鹽山縣和獻縣的鄉間教會講道。王明道在《五十年來》回憶錄中，表示他曾與西國教會領袖發生衝突。¹⁶³究竟這次衝突是甚麼回事呢？王明道在這三縣遊行講道後期，曾有一位路教士勸他不要再為別人施洗，免得壞了傳教士的規矩。可是，王卻堅決反對，他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並表示應該「當從神不能從人」。¹⁶⁴按信心會一貫做法，他們經常向各宗派教會的信徒傳教，甚至為已受洗的他們再施行浸禮，王明道當日離開長老會烈士田學校也是如此。所以，王明道極有可能也是這樣作，因此被視為破壞當地的教會，敗壞他們的信徒，就如之前的長老會把信心會的人趕走一樣。當王明道確知有傳教士不滿他施洗一事，就與傳教士討論，但王明道認為只是對方對他存有成見。王明道的「心略有交戰」，最後他認為「靠父當勿懼」。若這裏有神的子民，那他自就會留下，可是

¹⁶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4月30日。

¹⁶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12日；1921年12月6日。

¹⁶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0月14日。

¹⁶³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4。

¹⁶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2月5日。

若沒有工作做的話，那就不必留在這處傳教了。¹⁶⁵ 最終，他在這地方傳道三個月後就回北京了。

八 離開使徒信心會

(一) 守安息日問題

王明道自加入信心會後，開始留意守安息日的問題，並認為千多年來教會的安息日解釋是錯誤的。¹⁶⁶ 王對日界線（day line）的問題感興趣，¹⁶⁷ 而他認為這是上主的吩咐，故此必須要嚴謹遵守。¹⁶⁸ 王明道在自學的過程中，漸漸傾向安息日應是星期六，而非星期日。¹⁶⁹ 他認為守安息日並非是為了稱義，而是為了愛神而守誡命，所以一定要確認神所說的守安息日誡命應是哪一天，¹⁷⁰ 而這就是之後與賁德新的其中一個分歧。王明道知道復臨安息日會是以星期六為安息日，故此他就開始參與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¹⁷¹ 而他更認為很多教會在星期日來守安息日，那都是離開真道極遠的。¹⁷² 可是，據王明道的回憶，他去了數次復臨安息日會就感到失望，因為除了數項特殊的講法外，就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滿足王的心靈需要，所以之後王就再沒有到復臨安息日會了。¹⁷³

¹⁶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月17日；1月21日。

¹⁶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1月25日。

¹⁶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6月13日。

¹⁶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1年6月19日。

¹⁶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2月6日。

¹⁷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2月8日。

¹⁷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3月11日。

¹⁷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6月18日。

¹⁷³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70。

（二）王明道與賁德新的裂痕

王明道因為人施洗問題引起傳教士不滿，被迫終止三個多月的遊行講道回到北京。¹⁷⁴ 他繼續探討信仰內容，並開始與信心會的領袖出現分歧。首先的分歧，就是有關守安息日的問題。賁德新傾向相信日界線的說法，認為亞洲的安息日應是星期日，¹⁷⁵ 王明道卻認為應是星期六。然而，因王明道十分尊敬賁德新這老者的緣故，所以初時縱使不認同，但也隨聲附和。¹⁷⁶ 但有時與賁德新討論安息日問題，甚至看見他在印發的刊物中說安息日是星期日，王明道亦心感不快。¹⁷⁷

除了安息日問題之外，王明道曾聽賁德新說「耶穌即神，神本無形」的時候，王認為賁是錯誤的，故此立即引經據典與賁辯論。兩人的辯論沒有說服大家，但王亦認為賁德新的辯釋仍然是錯誤的。¹⁷⁸ 此外，有次賁德新施行聖餐後，為會眾行「濯足之禮」。王明道對賁的做法也抱有懷疑，認為不清楚這是否可以行。¹⁷⁹ 王明道與賁德新的分歧逐漸擴散至其他信心會的成員，但他認為自己是屬光明的，故意堅持故我，但他在 1922 年中已開始感到與信心會的人合不來了。¹⁸⁰ 之後，王明道與朱鼎臣等人討論安息日問題，亦沒有結果，¹⁸¹ 有時王明道認為他們不符合真道，那王只好默默無言。¹⁸² 賁德新見王明道對安息日看法與他們有異，故意在聚會中與眾人分享，力證星期日守安息日是有所根據的。¹⁸³

¹⁷⁴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64。

¹⁷⁵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 67。

¹⁷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3 月 7 日；1922 年 4 月 4 日。

¹⁷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5 月 21 日；1922 年 6 月 1 日。

¹⁷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5 月 2 日。

¹⁷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4 月 10 日。

¹⁸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6 月 8 日。

¹⁸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7 月 27 日。

¹⁸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8 月 19 日。

¹⁸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 年 7 月 30 日。

(三) 因信稱義的導火線

王明道加入信心會，經過兩年的時間，這段關係的終結是由因信稱義這教義所引起的。1922年11月，王明道從朋友林恆義中認識到因信稱義這道理，¹⁸⁴那時王亦有閱讀賈玉銘《神道學》，雖然他邊看邊批評，但他閱讀到「重生悔改稱義成聖」的文章時，他在日記刻意地記下來。¹⁸⁵加上有一位瑞典籍的畢勝道(Eric Pilquist)傳教士常與王明道談因信稱義的道理。¹⁸⁶對於當時抗拒西方傳統教義的王明道而言，他不一定十分了解馬丁路德所說的「因信稱義」是甚麼意思。但王在日記的祈禱中說：

在天之恩父歟僕今深知世人于爾前無一義者，更無一事可以自誇，本諸罪罰皆當死亡，惟爾恩施宏博遣爾子耶穌代贖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稱義，僕今後不復欲求賴行稱義惟願完全接納吾主耶穌之寶血賴吾主為僕之救贖者。¹⁸⁷

從王明道的禱詞中，可看到他所說的因信稱義其實與普遍基督教所說的相差不遠。所以，王明道不久就接受這基本要道，他開始感到常與自己一起的信心會信徒是「知識甚淺，信仰亦十分混雜不純正」，並認為賁德新的言論「過偏而狹」。更重要的，就是王開始質疑信心會一直的教導，認為說方言的人皆是被聖靈充滿。¹⁸⁸據王明道回憶時說，他認識一位性情兇殘的年輕人，他的惡行令人髮指，使人無法承認他是基督徒，當他一跪下就可以流暢地說方言。可是，很多人有敬虔生活，為神努力作工，卻未能說過方言，難道他們沒有聖靈。¹⁸⁹某程度上，

¹⁸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1月12日。

¹⁸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2年12月12日。

¹⁸⁶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8～69。

¹⁸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27日。

¹⁸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1月27日。

¹⁸⁹ 王明道：《五十年來》，頁71。

王明道認為自己是敬虔的人，卻一直沒有方言恩賜，那變相沒有聖靈的印證。如此推論，王明道怎能接受呢？所以他開始對這信仰觀念作根本性的質疑。¹⁹⁰

王明道對方言及一些聖經理解與信心會有所出入，難免感到迷惘，開始不太懂得如何與賁德新相處。¹⁹¹ 賁德新與王明道的討論中，提醒王對聖經道理的注重，不應有偏愛。¹⁹² 王與賁的關係日益緊張，更知道分道揚鑣是早晚的事，故此他難免懷念賁昔日對他的教導和照顧。¹⁹³

然而，王明道的轉變使信心會的人緊張起來，例如有位領袖林韻琴太太去信給王明道，叫王速速認罪回轉。她見王明道不重視方言，故此認定王「不接受聖靈」。另外，這位林太太也批評王明道有「驕傲的心」，並指因王不想接受別人的捐助，故此王就被批評為「不接受神的恩賜」。¹⁹⁴ 此外，亦有信徒說「弟兄中現有紛爭，總由於情慾及驕傲，自恃自高自大之心」所引致，這些說話在王明道聽來，是明顯地對他的指責。¹⁹⁵ 王明道於是決定正式表態自己所認信的是甚麼：

一為獨一之神，二為神有形像，三為安息日之當謹守，四為生命自基督之死而得救，死乃長眠以待復生，五為神之應許乃地上之天國，六為預言之重要，七為啟示錄之當研讀，八為世界得贖之指望。¹⁹⁶

王明道雖然沒有完全脫離信心會，但他到信心會的次數比往昔大幅減少。這些都引起王母注意和關心詢問。王母的一說，使王明道深受

¹⁹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6日。

¹⁹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1月28日。

¹⁹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3日。

¹⁹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4日。

¹⁹⁴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13日。

¹⁹⁵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17日。

¹⁹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18日。

感動。他認為天父在他跌倒時，就「藉此不良家庭」來催促他前進。¹⁹⁷於是，王明道在兩天後寫出一篇禱文：

在天之恩父歟，僕今深知世人於爾前無一義者，更無一事可以自誇，本諸罪罰皆當死亡，惟爾恩施宏溥，遣爾子耶穌代贖人罪，使凡信之者皆得白白稱義。僕今後不復欲求賴行稱義，惟願完全接納吾主耶穌之寶血，賴吾主為僕之救贖者。僕又願以被贖之身心完全奉獻于父前。僕既為重價所贖者，則此後之生皆不復為己而生，乃願完全為父及吾主耶穌而生。今祈父賜特恩，賜聖靈充滿僕衷；使僕今後完全接納吾主耶穌于僕內行作萬事，一生所誇惟吾主之十字架，更祈盡去僕之驕傲錯誤，使僕畢生行於光中，願父旨成於僕身，父名在僕得榮。皆奉吾主耶穌之名。阿們。¹⁹⁸

及後，信心會出現人事問題，王知道後歸咎於因為賁德新沒有「真實之道」和「真理之識」，所以教會得此結果。這使王明道更確定難以再與信心會有所聯合，¹⁹⁹他認為整個問題核心乃是對因信稱義的分歧。²⁰⁰可是，王明道明顯是想盡最後努力說服賁德新，他告訴給賁知道他是「確知因信稱義之道」。然而賁則堅持說「不聖潔即不能得救，得救者少」的言詞回應當時的王明道。王感到如此辯論下去亦不會有結果，於是王就默不作聲。最後賁德新勸告王明道說：「未告以予確信將有多人領受救恩惟與耶穌共王者少耳，後伊且告予慎勿受惑。」²⁰¹剛烈性格的王明道，堅信自己所信的是真理，卻沒有猛烈反駁賁德新，這實在與他之前的作風不一樣，亦可見王明道是十分尊敬這位曾經是他師

¹⁹⁷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25日。

¹⁹⁸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2月27日；王明道：《五十年來》，頁69。

¹⁹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3月24日。

²⁰⁰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3月25日。

²⁰¹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3月29日。

傳的賁德新。賁德新明言他是不信因信稱義之道。²⁰²及後，王明道仍有數次與賁見面，賁繼續指出只是「信」仍是不足夠的，須要「行」得救之路。對於賁的理解，王亦沒有再與他爭論，只是默默不語而已。²⁰³

九 結論

王明道自少受倫敦會和青年會的教導所薰陶，從信仰角度關心國家社會。可是當他離開家鄉及倫敦會學校，進入新環境的教學生活。面對人生壓力低谷，卻沒有信仰上的師傅，故此凡助他脫困的，自然就可讓他萬分感動。王明道由主流宗派教會跳到五旬宗的使徒信心會，再由信心會再到安息日會，他對投入新信仰羣體的參與程度一個比一個低。直到安息日會，那更談不上加入，只算是觀摩而已，當然他最後也是離開了。賴恩融（Lesli Lyall）曾形容王明道並沒有採用自我孤立隔絕的態度，並且認為他積極傳福音，深受各宗派教會歡迎。²⁰⁴不過從本文研究所得，最少年時期的王明道並非如此。連曦形容王明道性格古板，個性倔強而略顯古怪，²⁰⁵這從年輕時的王明道已經可以看出來。

王明道遇到信心會信徒，發現基督信仰可以有另一套詮釋，新的解經演繹使他大開眼界。他在毋須神學教義基礎和框架下自由發揮，博覽羣書。加上此時王明道正是開展他獨立思考的時間，故此就嘗試徒手讀經解經。所以他很快決定放棄昔日建立的信仰體系和羣體，從而加入一個充滿期待的信仰小羣體，展開新的信仰之路。此外，不論親戚朋友，只要與他有所分歧，他就會把對方定性，並與對方進行激烈爭論。王明道放棄主流宗派教會，改投一個不知名的信仰小羣體。

²⁰²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4月23日。

²⁰³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3年4月26日。

²⁰⁴ Lyall, *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 138.

²⁰⁵ Lian, *Redeemed by Fire*, 130.

在家人眼中，他是放棄大好前途的愚蠢決定。可是，王明道在復原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加上他這時期的性格相當自負，認為除了自己及極少數的信徒外，絕大部分教會也不能掌握真道，包括很多牧者傳道也是如此。他更視基要派教會是「人之遺傳異端」，現代派教會則是「無神派之變像」等，後來就連使徒信心會也被他視為問題多多的教會。最後，王明道不願意再加入任何一個組織羣體，選擇走自己的信仰道路。

王明道受到信心會賁德新的獨一神論所影響，認定基督教核心教義「三位一體」是錯誤的，這就成為他反對當時其他教會的重要基礎之一。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王明道仍沒有放棄「三位一體」是錯謬的看法。²⁰⁶或許，亦因着王明道受賈玉銘在《神道學》所說的因信稱義影響，加上他創辦《靈食季刊》雜誌並沒有太多違反基督教信仰之處，故此他的著作思想廣受華人教會歡迎。再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王明道因信仰緣故堅拒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教會，最後被當局以反革命分子拘捕，這就成為普世華人教會的為信仰而不懼政權的標記。

誠然，若單看王明道所寫的文章，華人教會未必知道他否認三位一體教義。否則他就不會受到邀請到不同教會分享或講道，這反映出他這教義立場並沒有被廣泛傳開。基於上述這些原因，當時教會也不會認為王明道是異端。例如 1925 年 6 月 2 日，余慈度、賈玉銘、高世卓、李淵如、繆韻春、王峙及王明道七人商討成立「篤信聖經團」，在討論這聖經團信條時，一論聖經，二論三位一體。當論及三位一體時，只有王明道沒有表示同意。²⁰⁷多年以後，余慈度巧遇王明道時對他說：「你這個傳異端的王明道，現在還在傳嗎？」²⁰⁸

²⁰⁶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52 年 7 月 22 日；1952 年 8 月 14 日；1952 年 9 月 1 日；1953 年 8 月 6 日；1953 年 12 月 20 日。

²⁰⁷ 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台北：橄欖，2006），頁 121～123；王明道：《王明道日記》（原稿），1925 年 6 月 2 日。

²⁰⁸ 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頁 123。

無論烈士田學校或倫敦會領袖，又或使徒信心會的領袖未能解決王明道在信仰上的疑惑，只認為王愈走愈偏激，這是根本問題所在。當王明道這位青年基督徒知識分子面對人生迷惘階段，對傳教士或宗派教會的不滿不斷累積，而他又開始接觸神學的多元性時。王明道出現信仰上的掙扎和迷惘愈來愈明顯，若教會領袖未能及時疏導和解決，最終只能目送一位認真信仰思考的青年被第三方拉走或自行尋找自己的道路。

撮 要

王明道是二十世紀中國教會重要領袖之一，他的文章對中國教會影響深遠。他年青時期離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到使徒信心會（Apostolic Faith Mission），再由使徒信心會到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最後成立北京基督徒會堂。那時，他常與教會和學校領袖辯論，但同時亦承受着家人對他的極大壓力。從青年王明道的個案，除了可以了解王明道的神學改變外，我們亦可看到西方不同神學觀念對華人教會的影響。如果教會領袖沒有處理好分歧，這可以是教會的很大危機。

ABSTRACT

Wang Mingdao was one of important Chinese church lead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 writing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church. When he was young, he left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Church and joined the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and then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Later he founded The Christian Tabernacle in Beijing. During that time, Wang often debated with church and school leaders and wa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from his family. By tracing the change in Wang's theology, we can see how various Western theologies had impacted the Chinese church of that period. We may note further that inability of church leaders to resolve theological differences often contributed to the crisis of the church.